

懷念傅斯年校長

徐商祥

當時臺灣只有一所大學——臺大，其他的學校都未成立大學。日本的警察平時很威風，隨時鞭打男女百姓，只有怕兩種人，就是大學生及軍人。我的媽媽帶著四個小孩子，守寡多年，爲了我們的教育費盡心血。光復後，我經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先生介紹到臺大校長公館工作，晚上去夜校讀書，正好是傅斯年校長的前任莊長恭校長任內。

臨危受命 臺大就任

莊校長是一位很好的學者，可是民國 37 年是大陸快要撤退來臺的時候，很多流亡學生，甚至軍部將官等也陸續而來。

有一天有位穿制服的將官來訪問，校長不想見他，我只好回他：「校長不在家。」他卻大聲說：「我派兵把你們圍起來，看你在不在家！」校長苦惱了幾天，終於決定要回大陸向總統報告，有一天到機場，卻被不知從何得知消息趕來的許多學生懇求說：「校長您不能走，我們需要你！」可是校長決意要回去大陸請命，有一天先放出消息說他要去陽明山，實際託隔壁的杜院長代理校務，自己到基隆坐船走了。

蔣總統聽了莊校長的報告後，任命傅斯年爲校長，因爲他公平正義有擔當。當年宋子文當行政院長時，大陸經濟惡化，傅斯年能挺胸出來在大公報上罵宋：「你的轎車在上海市街上經過時，

有沒有想到，就在這條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經濟失策而餓死？」宋子文終究改變不了輿論，也就下台了，當然會找他算帳。後來總統召見他，責問說：「你相不相信我？」傅校長回答：「總統我是相信的，可是要我說因爲相信您而要相信您用的所有的人，殺了我，我也不敢。」後來他還是順從好友相勸，帶家人出國了。

民國 38 年（1949），傅斯年奉了新的任命，從美國趕回臺灣，但是他在還沒到臺大就先去見省主席陳誠，爲臺大的發展爭取當時最需要的儀器設備等費用。他在臺第一個會見的臺大教授是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教授，沈院長趕去校長公館時，正好臺大事務長楊先生去機場接回傅校長，剛繞了公館內部走到客廳。兩人頗感久別重逢，意外而高興。

不久羅家倫先生也來了，他很風趣，一見面就伸手向傅太太，似乎要握手，可是他卻是要親吻。傅太太嚇一跳，趕快扔開手，將手縮回。傅校長卻口刁煙斗，哈哈大笑，才進入客廳，兩人談笑自如。他們是五四運動時的好友、同志，看他們在一起真愉快。兩年後，傅校長在立法院開會時，因爲高血壓發作，在會場逝世時，羅家倫是第一個趕來，當著病床上呼叫「老傅，老傅…」，淒慘的聲音至今還迴繞在腦海裡。

行事分明 嫉惡如仇



校長在臺的兩年生活充滿了愛年輕人的心。日夜為怎樣安排學生的生活，使他們如何能夠潛心向上、發揮才能而憂心。為建立、改進物理、化學、電機等各系所所需的人才、設備，投下了很大的心力。尤其是為了掃除當時流行的惡習“代課”、“跑單幫”等，大力整頓，趕走一些自以

關於作者

作者父親徐永壽博士畢業於臺大醫學院（1918年第17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），赴日求學於東京帝大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返臺前突然過世。作者年幼失怙，由母親獨力撫養。但返臺後數年，母親也過世。之後由父親昔日好友，當時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博士引介，在臺大校長公館做事。工作期間，適逢傅斯年來臺，擔任臺大校長。作者畢業於中原大學物理系，獲美國波士頓大學物理碩士學位，後來又取得美國米蘇里大學核工碩士學位，以及日本京都大學材料科學博士學位。任教於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研究所（現改為工程與系統科學系，簡稱工科系或 ESS），現已退休。



■ 作者攝於當時的校長公館前。

為有背景、敢放膽的人，為此也得罪了不少的人。

但他也全力推薦了許多大陸上很好的教授，如：錢思亮、毛子水、林霖、張果為、王思復教授等，陸續投入臺大。一起救臺大，將其從日治時代的殖民教育中帶出來，引導走向有擔當的民主教育。他自己也奮勇地以身作則，加快了臺灣教育的正常發展。

雖然不是教師，但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隨身秘書那廉君先生，那先生不但上下班隨時在他身邊，下班後也住在公館內，校長一有需要，他能馬上帶著紙筆，又快又利落地整理出一篇好文件，盡了校長左右手的功能。

校長最痛恨做違法事的人，任何人都一樣。有位楊主任因做事利落，初期頗得校長信任重用，可是後來利用權柄買通校警隊長，將新購到的設備賣給商人謀利。有一天被校長親自查出，馬上召見兩人，並加派市警及私服等駐守身邊及公館。最後兩人都被判死刑。

愛護學生 半夜救人

有一天半夜，他接到電話說工學院的學生在宿舍自殺，他馬上叫我陪他一起趕去臺大宿舍，並緊急交代醫生急救，終於救回了這名青年。恢復健康後，這位學生來謝校長，聊了一小時。傅太太也特別進來客廳，幫校長鼓勵這位死裡逃生的青年。待他走後，還微笑著對身邊的女傭人龍嫂和我說，「好帥的青年人呀！」可是校長確實也遭遇到許多頭痛的事情。因為當時社會環境很特殊，青年不像今天有很多的娛樂。生活單純、課餘多喜歡唱歌，正好未秧歌風行起來，引起軍方、情報單位注意。許多學生就糊裡糊塗被抓去關，有些家長愛子心切又苦於無法探望，只好託校長設法送衣服及藥品等，希望兒女保持身體健康，校長雖左右為難，終究也設法幫了忙，安慰

了父母。

傅太太也是臺大的外語教授，有時也會帶同學回家在客廳裡。大家坐下來用英語對白，作為實用的外語訓練。大客廳裡，有很多書架，都放著許多中外名著，甚至古代線裝書。臺大教授如毛子水、林霖教授等是座上常客。不管校長有沒有在家，他們都來去自如，喜歡在校長家看書。後來，胡適之先生來台，住在傅校長家，就是在客廳給人寫墨寶。也給我寫了一幅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，還有一幅伏爾泰的詩。兩付墨寶，至今我仍保存著。

下棋抽煙 好客愛書

早上起床就喜歡唱京戲，高聲站在面對內院的走廊上唱。晚上喜歡看書或下棋，司機楊先生是高手，兩人會神下子，我常在旁邊看，看了多次就有點心得，偶而會提醒他，有時興趣來而沒對手，也會叫我陪他下兩盤。

校長不喜歡喝酒，也不能喝，但抽煙。來臺初期沒有煙草，只好撕開新樂園充數。

校長也很喜歡上街逛書店，買舊書。附近的南昌街上有家舊書店，因常去看又很肯買，便與書店主人變成好朋友，每次上街都要我陪著一起去。

那時還有日籍教授來拜訪，開始時用英語交談。可是口音不對，發現和這位老教授的英語很不易溝通，只好叫我來幫他翻譯，直接用國語及日語，談得很愉快。

他喜歡和隔壁的杜院長談，就在門口一見面就會笑談起來，那時兩人站在一起，一位是胖胖高大，山東口音，一位是瘦小敏捷，臺灣國語，講得起勁就忘了我還在身旁，等著要翻譯。

夫妻恩愛 愛屋及烏

有一次校長走到前院，看見傅太太在種花，用鋤頭挖土，他也自告奮勇當場舉起，飛舞起來，但傅太太看他太用力，姿勢也不太對，趕緊過來，笑聲中接過去，夫妻恩愛可見一般。但飲食方面她卻管的很嚴，校長血壓高，每天只能吃青菜及不加鹽、油類的簡單食物。有時飯後校長會再進來餐廳，從冰箱取出傅太太不給他的香腸等食用。聽說在校園內學生也很驚奇，怎麼校長也來福利社買麵包，邊走邊吃。以前從不知校長也有這樣人性化的一面。

家庭生活很美滿，常常因找不到煙斗及眼鏡被太太罵，但從不生氣。有一天，傅太太叫我在院子裡幫忙曬衣服，正好校長站在走廊上看，傅太太臉向他，指著我發脾氣：「Very, very stupid.」他卻一句不說，快步走開了。那時我英文不行，回到房間查字典才知道，她是罵我笨手笨腳，我想我一定要趕快多學習英語。

有時校長看我很用功，就叫他的侄子傅樂成教我英文，他自己有空也會來我的房間教我。有一次我扁桃腺發炎，住進臺大醫院。他還特別拿名片寫信給臺大醫院開刀治療的醫師，並且親自來病房看我。這是校長第一次來醫院，醫院院長也親自來看我的病況，我實在受寵若驚。

驟然而逝 師生難捨

傅校長愛護學生的心，一直到他的臨終，都沒有改變。到他過世之前，他都還在為臺大的學生爭取權益。傅校長最後參加的一個會議，在許多文獻上都有記載，在我的記憶中，當天的情況是群情激昂的。校長倒下的消息傳來，全校師生都難以接受，夜深了，學生還都聚集在台北植物園對面的立法院會議廳大門口。男生怒吼著：「郭國基出來！你出來…」女生們用手巾掩臉哭泣：「啊！校長，您不能這樣…我們需要您呀…」樓



上的會議室裡，陳誠省主席在會場來回踱方步，周圍站立了許多客人都不敢坐下。只有傅太太坐在靠病床的椅子上。病房內有醫生、護士、國防醫學院和臺大醫學院院長等人圍著。校長躺在床上，西裝已被剪開，頭部堆滿了冰塊。大約三個月前，校長因眼部微血管出血住院時，我和傅太太每天輪流去國防醫學院伺候了一段時間。那天各醫院醫師都來會診。

到了 11 點多，傅校長突然張開了眼睛，我心裡好高興，以為校長終於清醒了。可是醫師走過來按了按脈，卻伸手合上了眼皮，退後低下了頭。

傅太太會意，急步進來，抱著校長哀哭起來，「孟真、啊孟真…」。

雖然我僅僅在傅校長的公館當一個工友，跟著傅校長也只有短短的兩年，但是傅校長愛護學生、重視教育的精神，卻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一生，包括我在養育自己子女的過程。我的女兒，大學念臺大，現在也在臺大教書。希望傅校長愛國愛人的精神，能夠如傳鐘的鐘聲一般，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。(本文原為 2004 年“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所寫，本刊略作刪修。徐式寬教授提供。)

臺大博物館之旅～地質典藏 III

臺灣玉——閃玉

**文・照片提供／劉聰桂（地質科學系教授）
王秀如（臺大地質科學典藏數位化計畫助理）**

在華夏文明裡，恐怕再也沒有像玉這麼讓人喜愛的礦物了。早在兩千五百年前，玉的種類已經經過細分，並且和我們老祖宗的生活十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。

不過古時候的玉，是指「石之美者」，也就是說凡是漂亮的石頭都可以稱為玉；但是在礦物學上的玉，則是有明確定義的。

依據主要化學成分，我們可以將玉分為二類：

第一種是輝玉(Jadeite)，也叫硬玉，以輝石為主要成分。這一類的玉主要產於緬甸、日本新潟縣以及北陸沿海等地，而在瓜地馬拉、美國與俄羅斯也有少量出產。輝玉以白中透綠較為常見，而以翠綠色最為貴重；因此在硬玉傳入我國後，被冠以「翡翠」(翡為紅色羽毛，翠為綠色羽毛)之名。另一類名叫閃玉(Nephrite)，也有人稱之為「軟玉」，這一類的玉主要由透閃石和陽起石組成。聞名全世界的和闐玉與臺灣玉都屬於這一類。

臺灣玉最有名的產地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地區。根據本校地質系譚立平教授的調查，這個地區的閃玉主要產在蛇紋岩和石墨質絹雲母石英片岩的接觸帶。當地的蛇

紋岩共有七層，每層厚 1 到 50 公尺不等，但有產玉的蛇紋岩層厚度均有 5 公尺以上。整個含閃玉的礦化帶有 2 公里寬、約 5 公里長。

而在譚立平教授的研究中，曾將閃玉細分成三類：
1. 普通閃玉(Common Nephrite)。這是為最常見閃玉種類，具有玻璃光澤，中等透明度，晶體粒度從 40 至 150 微米。

2. 貓眼閃玉(Cat-eye Nephrite)。這種閃玉呈長纖維狀，也具玻璃光澤。在偏光顯微鏡下，可以見到每一條礦物纖維都至少有 2 公分長；但根據實地觀察，這些纖維可長達 100 公分。硬度較高（高達 7.1）也是這種閃玉的特性。

3. 蠟光閃玉(Waxy Nephrite)。這是光澤似蠟，不透明至微透明的閃玉。臺灣蠟光閃玉很少有純白色的，一般都是淡灰藍色或中度灰藍色。蠟狀光澤的成因是因為這種閃玉顆粒很微細，光線進入後引起漫射而產生的。

在本校地質系的地質標本館中，收藏有黃春江教授與譚立平教授所捐贈的閃玉標本，透過臺大地質科學數位典藏網站 (<http://nadm.g1.ntu.edu.tw>) 的地質典藏館，也可以在線上觀看。此外，在本校的出版中心也可以購得地質系製作的「臺灣玉——聽見山脈心跳的寶石」影片，透過這部片子，相信大家可以對臺灣玉有更深入的瞭解。(本文原為 2004 年“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所寫，本刊略作刪修。徐式寬教授提供。)

